

編號：025
筆畫：3
篇名：三戒(並序)
作者：柳宗元
出處：《柳河東集》；中學中國語文課程綱要（1990）建議採用
寫作年份：唐代
文白語體：文言文
字數篇幅：約 660 字
表達方式：記敘

結構層次：

《臨江之麋》：寫臨江之麋依仗主人保護而與犬嬉戲，終於招來殺身之禍。

第一大段：寫麋仗著主人的保護，與家犬戲狎，忘了自己是麋。（第 1 自然段）

第二大段：寫麋與外犬戲狎，被外犬吃了，到死也不知道為什麼？（第 2 自然段）

《黔之驢》：寫黔之驢本質虛弱，儘管貌似強大，一時嚇走了小老虎，最終還是被小老虎吃掉。

第一大段：寫黔無驢，從未見過驢的小老虎被龐然大物的驢嚇跑了。（第 1 自然段）

第二大段：寫老虎瞭解了驢的虛弱本質以後，就把它吃了。（第 2 自然段）

第三大段：感歎驢的可悲是徒有龐大的形體、宏亮的聲音而無德無能。（第 3 自然段）

《永某氏之鼠》：寫鼠在某氏徙居之後仍然盜暴不已，終於被殲滅。

第一大段：寫因為主人愛護，家裏的老鼠肆無忌憚，為所欲為。（第 1 至 2 自然段）

第二大段：寫主人徙居他州，家裏的老鼠被徹底的消滅。（第 3 自然段）

第三大段：感歎老鼠的可悲在於它認為可以長久的這樣飽食終日而無災禍了。（第 4 自然段）

篇章主旨：

這篇文章通過三個動物的悲劇性故事，表達了作者對不認識自己的本來面目，依仗他人權勢，作威作福，「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恆」的社會惡勢力的鄙視和憎恨，並預言了他們遺臭千載的可悲下場。

附：原文

025

三 戒（並序）

柳宗元

吾恒惡世之人，不知推己之本，而乘物以逞，或依勢以干非其類，出技以怒強，竊時以肆暴，然卒迨於禍。有客談麋、驢、鼠三物，似其事，作三戒。

臨江之麋

1 臨江之人，畋得麋麇，畜之。入門，犬垂涎，揚尾皆來，其人怒，怛之。自是日抱就犬，習示之。使勿動。稍使與之戲。積久，犬皆如人意。麋麇稍大，忘己之麋也，以為犬良我友，抵觸偃仆，益狎。犬畏主人，與之俯仰甚喜，然時啖其舌。

2 三年，麋出門，見外犬在道甚眾，走欲與為戲。外犬見而喜且怒，共殺食之，狼藉道上。麋至死不悟。

黔之驢

1 黔無驢，有好事者船載以入，至則無可用，放之山下。虎見之，龐然大物也，以為神。蔽林間窺之，稍出近之，慙慙然莫相知。

2 他日，驢一鳴，虎大駭，遠遁，以為且噬己也，甚恐。然往來視之，覺無異能者。益習其聲，又近出前後，終不敢搏。稍近，益狎，蕩倚衝冒；驢不勝怒，蹄之。虎因喜，計之曰：「技止此耳。」因跳踉大闕，斷其喉，盡其肉，乃去。

3 噫！形之龐也類有德，聲之宏也類有能。向不出其技，虎雖猛，疑畏，卒不敢取。今若是焉，悲夫！

永某氏之鼠

1 永有某氏者，畏日，拘忌異甚。以爲己生歲值子。鼠，子神也，因愛鼠，不畜貓犬，禁僮勿擊鼠。倉廩庖廚，悉以恣鼠不問。

2 由是，鼠相告，皆來某氏，飽食而無禍。某氏室無完器，櫛無完衣，飲食大率鼠之餘也。晝累累與人兼行，夜則竊齧鬥暴，其聲萬狀，不可以寢。終不厭。

3 數歲，某氏徙居他州。後人來居，鼠爲態如故。其人曰：「是陰類惡物也，盜暴尤甚，且何以至是乎哉？」假五六貓，闔門撤瓦灌穴，購僮羅捕之。殺鼠如丘，棄之隱處，臭數月乃已。

4 嗚呼！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！